

常用形声字声符表音度分析和识字教学

竺海燕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本文对 3500 个常用字中的形声字声符表音度进行了定量测试。结果表明,其中有 72.1% 的字具有声音信息。在这一基础之上,同时结合在常用字范围内影响声符表音的各种复杂因素,本文针对如何利用声符进行识字教学提出若干设想。

关键字: 常用形声字; 声符; 表音度; 识字教学

中图分类号: H022 文献标识码: A

形声字是现代汉字的主体,声符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长久以来,“声符表音”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我们在面对生字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套用着“秀才识字识半边”的口诀。然而,声符和形声字之间的读音联系在造字之初就并非天衣无缝,再加上语音的历史演变等原因常常让读半边字的我们陷入窘困。这一境况使得重新审视“声符表音”成为必要。本文从对 3500 常用字中的形声字声符表音度的定量测试出发来确定“声符表音”在常用形声字范围内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立足点提出对识字教学的一些简单设想,以期声符在识字教学中的潜力得到更大限度的发挥。

(一)

本文以《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 2500 个常用字以及 1000 个次常用字为字料,以其中的声符为研究对象。在确认声符的过程中,采取字源分析和字形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尊重现行汉字的实际情况和人们联想式识读、识记模式的条件下,以字源为主要依据。首先,对于《说文解字》中明确为形声结构的字,只要其原始结构方式并未因为隶变、简化等因素遭到破坏,以现有字形仍能分解为形符和声符两个部分的便视为形声字。如:冠(元声)、颖(顷声)、黎(利声)、修(攸声)、强(弘声)等字。至于春(屯声)、更(丙声)、重(东声)、金(今声)、在(才声)之类字,只作整体看待,不再分析。其次,对于《说文解字》中的“省声字”,考虑到这类字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声符不成字或完全是为了给形声字注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而首先看其在现行汉字中是否有规律可循。如:奖、浆、桨、酱(将省声),营、莹、荧(荧省声),赛、寨(塞省声)之类,它们的结构方式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有理由将它们看作形声字。对于诸如疫(役省声)、量(爰省声)、家(豕省声)之类“省声字”,由于其省声声符在通用字范围内也只构成一个字,声符的确认带有太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作为非形声结构处理。再次,关于汉字的繁简问题。对于类推简化字,依据其对应的繁体确认是否形声。如:场、肠、畅、汤、扬、杨,它们的声符为“易”的类推简化。简化后结构方式并未改变,仍为形声结构。又如,换、谗、馋(声符为“颚”的类推简化)等字情况与之相同。在遇到不影响结构方式的非类推简化字时,依据简化字形判断形声与否。如:鸡(雞)、称(稱)、笔(筆)等字便不再认为是形声字,而对于积(積)、拟(擬)、跃(躍)之类字仍作形声字看待。最后,对于《说文解字》中未收录或是历来争议较大的字,查找《汉语大字典》的解释,同时参照《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①,依据造字情况作出判断。根据上述原则,在 3500 个常用字中共分析出形声字 2523 个,其中常用字 1673 个,次常用

字 850 个。形声字占到了总字数的 72%。

确认了形声结构之后是对声符进行表音度测试。声符的概念仍保持传统的内涵与外延。基本仍沿用《说文解字》在分析形声结构时所分析出的声符。声符不论成字^②与否、是否多音一律作为一个独立声符。省声声符和变形声符均不单独作为一个声符，而是归入省略或变形前的基本声符。如：膏、豪声符同作“高”。声符“钅”归入“金”。依据这些原则，在 2523 个形声字中共分析出声符 898 个。其中，不成字声符 99 个，占声符总数的 11%。此外，在成字声符中，常用字、次常用字、非常用字各占到了声符总数的 68%、6.3%、14.7%。

声符表音度是该声符与由其所构成的形声字在声、韵、调上的贴近程度。因此，必须首先确定声符和形声字的读音。形声字读音的确认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在 2523 个常用形声字中大约存在着 10.6% 的多音字。汉字中一字多音大多是出于所谓“四声别义”的传统。用声调上的不同或是读音上的细微差别来标明同一个字在不同词中的不同意义，就是一形而多音多义。如仅从用字层面上考虑它们完全可被看作多个不同的字，同时多音多义字也是识字教学的难点之一，因而在遇到这类字时按其读音的不同分列字头，分别统计表音度。如此一来，在 3500 常用字中实际得到 2851 字需要为之测定声符表音度。声符同样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确认读音。不成字声符顺次查找《词海》、《词源》确认其读音。一部分因类推简化而不成字的声符，根据其简化前的繁体声符来定音。变形声符的读音依据与之对应的基本声符的读音来确定。省声声符按“省略”前的声符来定音。遇到多音声符时，在具体字中取最接近该字读音的音项来统计表音度。不成字声符即便多音原则上也只取其最常见的一个读音。

在判定声符音与字音的相似程度时，按传统音韵学分析汉语音节的方法，把一个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根据这三个部分的异同将所测试的形声字与其声符的语音相似程度分为五个等级：

- (1) 声母、韵母、声调全同，表音度高，记作 A。

如：户 hù-----护 hù 乍 zhà-----炸 zhà 宓 mì-----密 mì
 冫 xiàn-----陷 xiàn 夷 yí-----胰 yí 藺 lìn-----躪 lìn

- (2) 声母、韵母相同，声调不同，表音度较高，记作 B。

如：加 jiā-----架 jià 昭 zhāo-----照 zhào 曷 hé-----喝 hē
 荅 dá-----答 dā 巢 cháo-----剿 chāo 魏 wèi-----巍 wēi

- (3) 韵母相同、声母相似或不同以及韵母相似、声母相同，不计声调，表音度中，记作 C。

如：古 gǔ-----枯 kū 詹 zhān-----瞻 shàn 乏 fá-----泛 fàn
 柬 jiǎn-----练 liàn 登 dēng-----橙 chéng 良 liáng-----郎 láng

- (4) 韵母相似、声母相似或不同以及韵母不同、声母相同，不计声调，表音度较低，记作 D。

如：寸 cùn-----衬 chèn 戈 jiān-----栈 zhàn 襄 xiāng-----壤 rǎng
 凜 bǐng-----凜 lǐn 麻 má-----摩 mó 先 xiān-----铕 xǐ

- (5) 韵母不同、声母相似或不同，不计声调，表音度低，记作 E。

如：开 jiān-----形 xíng 大 dà-----驮 tuó 存 cún-----荐 jiàn
 摘 zhāi-----啻 chì 寺 sì-----等 děng 妾 qiè-----霎 shà

需要指出的是：声母和韵母的相似标准。将声母分析为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部位相同，方法稍异或不同以及方法相同，部位稍异都算作声母相似。如：z、c、s 发音部位相同，都是舌间前音。前两者只是发音方法上不送气、送气之别，z、c、与 c 之间也只存在发音方法

上清塞擦音和清擦音的不同，因而看作语音相似。（zh、ch、sh 之间，d、t 之间的关系亦属此类。）再如：c、ch、q 同属浊塞擦音，发音部位接近，只是舌间前、舌间中、舌间后的不同，因而也作相似处理。（f、s、sh、x、h 之间的关系与之相类。）另外，将韵母分析成介音、主要元音、和尾音。主要元音相同的，如只存在介音或尾音的不同（尾音相似，也算作不同，如 n—ng 间的转换）就看作相似。主要元音相似，介音或尾音相同，也认为相似。（主要元音的相似依据衡量舌面元音的三个标准：舌位的前后，舌位的高低，唇形的圆展来看，只要两个元音在元音图中位置相邻就判定相似。如：u 和 o，i 和 u）

依据上述原则，由 898 个声符构成的 2851 个形声字的声符表音度测试结果如下：

1904 常用形声字声符表音度		
表音度	字数	百分比 (%)
A	519	27.3
B	372	19.6
C	444	22.3
D	331	17.4
E	238	12.5

947 次常用形声字声符表音度		
表音度	字数	百分比 (%)
A	381	40.2
B	152	16
C	187	19.7
D	145	15.3
E	82	8.7

(二)

统计结果中常用形声字声符表音度较次常用形声字声符表音度稍低。这主要是由于使用频繁程度的不同。常用形声字作为汉字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在人们的辗转言传中字音本身的变化会更大些，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字音与声符音会因此而疏远。但总的来说两类字的声符表音度大体相当。综合两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常用形声字（2852 个）范围内有 31.6% 的字能依据声符准确推断出读音（A 度表音字），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声旁的有效表音率。除此之外，有 40.5% 的形声字与声符有着较为密切的读音联系（B、C 度表音字），这些形声字的声符可以起到提示读音的作用。剩下 27.9% 的形声字在读音上与声符存在着比较大的距离（D、E 度表音字），这些字的声符已基本丧失了表音能力。

70 年代末，周有光先生对《新华字典》中的形声字的表音功能作过统计。他的结论是：“现代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不计声调）是 39%；有表调功能的声旁为 17%；如果把只管一个同音含旁字的声旁除去那就只有 6%。”^③ 不管其具体分析方法如何，这一数据确被频繁引用，并作为对形声字声符表音能力持悲观态度的一大有力依据。事实上，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 1700 年的中国文字学”。^④ 与此相应，声符在识字教学中的作用也迟迟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以形符标示义类，以音同、音近的声符标示读音，这一结构的优势从春秋战国延续至今不会没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仅就声符而言，毕竟仍有 72.1% 的常用形声字因为声符的存在而具有声音信息。声符无法准确标指读音更多的还是后天不足。作为汉字体系中的符号，声符首先必须依凭一定的字形。“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字的读音发生了变化了，字的形体却因其相对稳定的特性而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这样，字形和字音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这就是造成现阶段声符表音情况复杂局面最为主要的原因。然而语音演变又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在形、音不同程度脱节的形声字中，语音演变的轨迹得以保留。形声字系联也正是历代音韵学家们发现古今语音演变线索的一项重要手段。在识字教学中，我们正是可以从形声字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语音演变规律反过来用于弥合形音的脱节，从字形上找回可能的读音。

为此有必要对声符的复杂表音状况作更为细致的划分。表音度上的五度划分只是立足于今人在听觉上所感知到的语音相似程度。既然我们承认了历史演变，这种平面、静态的分析便难以完全满足需要。首先，可以将五度划分具体化为 10 类：

	表音情况	字数	百分比%	表音度
1	声韵调全同	900	31.6	A
2	声韵同调不同	524	18.4	B
3	韵同声似	362	12.7	C
4	韵同声不同	188	6.6	
5	韵似声同	97	3.4	
6	韵似声似	79	2.8	D
7	韵似声不同	212	7.4	
8	韵不同声同	170	6	
9	韵不同声似	117	4.1	E
10	声韵不同	202	7	

其次再将声母、韵母分别考察大体有如下几种表音情况：

声母方面可细分为九类，其中 a 类声母相同，b、c 两类声母相似，e—i 类声母不同。

- (1) 声母相同，记作 a 类。这一类字在我们所统计的 2852 个形声字中占到了将近 60%（举例略）。
- (2) 声母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稍异，记作 b 类。有 15.7% 的形声字属于这一情况。例如：

则 (z) — 侧、测、厕 (c)； 卒 (z,c) — 悴、粹 (c)、碎 (s)

(j) — 拳 (q)、券 (q, x)； 肖 (x) — 硝 (x)、悄、峭、俏 (q)
- (3) 声母发音方法相同、发音部位接近，记作 c 类。此类形声字例如：

肖 (x) — 捎、哨、梢、稍 (sh)； 西 (x) — 洒 (s)、晒 (sh)

兼 (j) — 赚 (zh, z)； 乍 (zh) — 作、昨 (z)
- (6) 声母在 b、p 与 f 之间变化的，记作 d 类。这声母发音部位接近。b、p 为“重唇”（即今之双唇音），f 为“轻唇”（即今之唇齿音）。清人钱大昕提出的“古无轻唇音”说已是定论。今天声母为 f 的字，汉魏以前都读作 b、p。与此规律有关的形声字例如：

分(f) 一扮、颁(b)、盆、盼、贫(p)、芬、份、粉、纷、吩、氛、忿(f)
甫(f) 一捕、哺(b)、铺、脯、圃、浦(p)

- (7) 声母在 d、t 与 zh、ch (sh) 之间变化的, 记作 e 类。“古无舌头、舌上之分” (“舌上” 相当于今天的“舌间后音” zh、ch; “舌头” 则相当于今天的“舌间中音” d、t)。凡是今天读作 zh、ch 的, 上古皆读 d、t。与此规律有关的形声字如:

者(zh) 一屠(t)、堵、赌、睹、都(d) 亶(dan) 一颤(ch、zh)、擅(sh)
尚(sh) 一堂、躺、趟、淌、棠(t)、党(d)

此外, 章太炎、黄侃等人认为“正齿”、“齿头” 古时不分, 即所谓“精附于照”,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舌间前音” z、c、s 与 d、t、zh、ch、sh 之间也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不妨将存在这种错综关系的形声字也归入 e 类。例如:

隹(zh) 一锥、稚、椎(zh)、锤、椎(ch)、谁(sh)、堆(d)、推(t)
一堆(zui)、催、摧(c)

- (8) 声母在 g、k、h 与 j、q、x 之间变化的, 记作 f 类。中古音中的“牙、喉音” (相当于今天的 g、k、h 这三个“舌面音” 声母) 在与“齐齿呼”、“撮口呼” (iū 和以 iū 为韵头的) 韵母相拼过程中因舌、腭动作不便, 使得发音部位前移“腭化” 出 j、q、x 三个声母。与此规律有关的形声字例如:

艮(g) 一跟、根(g)、啃、恳、垦(k)、很、狠、恨、痕(h)
一艰(j)、限(x)
干(g) 一秆、赶、竿、肝、杆(g)、刊(k)、汗、旱、罕(h)
一奸(j) 轩(x)

- (9) 舌面音 j、q、x, 舌间前音 z、c、s, 舌间后音 zh、ch、sh 发音部位接近、发音方法也多有相同。以它们为声母的形声字之间往往有音变关系, 记作 g 类。例如:

戔(j) 一践、贱、浅(j)、钱、浅(q)、线(x)、残(c)、盏、栈(zh)
且(q、j) 一姐、沮(j)、蛆(q)、组、阻、租、祖、(z)、粗(c)、助(zh)、
一查(ch、zh)

- (10) y、w、yu 与 h (g、k)、x (j、q)、d、t (zh、ch、sh), 记作 h 类。今天的 y、w、yu 以及代 i、u、ü (零声母字) 居音节之首的一部分字相当于中古音的“喻纽”。上古时的喻纽三等字与匣纽(h、x) 读音相同。喻纽四等字与定纽(d、t 包括 zh、ch) 读音相同。同时 y (i) 和 a 古韵都属喻纽, 形声字在这些音上常常是相通的。例如:

由(y) 一抽(ch)、轴、宙(zh)、笛(d)、袖(x)
余(yu) 一斜、叙(x)、涂、途(t)、除(ch)
矣(y) 一挨、哎、埃(a)
吾(w) 一衙(y)、悟(w)、语(yu)

- (11) 音变关系比较曲折, 在常用形声字范围内不带普遍性, 无法归入上述各类的, 记作 i。

韵母方面大致可以分作 11 类, 由于汉字的声调很大程度上依附与韵因而也放在此处考察。类 1, 韵、调相同。类 2, 韵同调不同。类 3—6 韵母相似。类 7—12 韵母不同。

(1) 韵母、声调相同, 记作 1。此类形声字占到了将近 40% (举例略)。

(2) 韵母相同、声调不同, 记作 2。此类形声字也有 32% 之多 (举例略)。

(3) 韵母在相配的四呼中变化的，记作 3。例如：

仓 (ang) — 枪、腔、呛 (iang) [开口呼—齐齿呼]

一创、疮、枪 (uang) [开口呼—合口呼]

办 (uang) — 梁、梁 (iang) [合口呼—齐齿呼]

元 (üang) — 完、顽、玩 (uang) [撮口呼—合口呼]

(4) 韵母仅尾音不同的，记作 4。

尾音在 n—ng 之间转换的如：禀 (ng) — 凇、凇 (n)

尾音不同：赖—懒；合—给；文—玫

有无尾音的不同：少—沙、纱；凶—思、细

(5) 韵母中的介音、尾音相同，只是主要元音发生高低变化的，记作 5。例如：

介—价；卑—牌；化—货；每一海

鼻韵母发生主要元音高低变化的情况更为多见，例如：

争 (eng) — 狰 (eng)、静、净 (ing)；尤 (in) — 沈、枕、忱 (en)、耽 (an)、

工 (ong) — 贡、汞 (ong)、缸、杠、扛、肛 (ang)

(6) e、u、uo、o 发音相似，容易音变，记作 10。例如：

者 (e) — 堵、赌、睹、督、都、著、煮 (u) 著 (uo)

莫 (o) — 幕、墓、模、暮、募、慕 (u)

(7) 韵母在发生主要元音高低变化的同时，还在相配的四呼中发生变化的，记作 6。

例如：工—项；央—映；存—荐，爰—酸

(8) a、o、e、ai、ei 这些开口呼韵母常常发生音变关系，记作 7。例如：

白 (ai) — 柏、佰、伯 (ai)、泊、伯、柏、迫、泊、魄 (o)

贝 (ei) — 坝 (ai)；孛 (ei) — 脖 (o)

(9) 合口呼韵母 u、uo、ui、ua、un 也容易音变，记作 8。例如：

军 (un) — 挥、辉 (ui)；骨 (u) — 滑、猾 (ua)

朔 (uo) — 塑、溯 (u)；圭 (ui) — 挂、褂、卦 (ua)

(12) ī、ü、-ī、er 同 e、ie、üe 发音接近，关系比较密，记作 9。例如：

也 (ie) — 池、驰、施 (-ī)；昔 (ī) — 鹊 (üe)；必 (ī) — 瑟 (e)

(11) ī、-ī 和 a、ai、(ao) 之间时常发生音变，记作 11。例如

既 (ī) — 概、溉、慨 (ai)；勺 (ao) — 一的 (ī)；乙 (ī) — 扎、轧 (a)

(12) 韵母变化较大，音变情况在常用形声字中较为特殊的，记作 0。

在此，无意也无必要对音变规律作穷尽性考察。在常用形声字这样一个有限的字料范围内，许多音变规律没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如鼻音 n 与舌尖后浊擦音 r 的相通关系（女—如；尔—你），完全可将其单独划归一类。但在常用形声字中存在这种情况的只有十几个字，所以只得忽略不计。

在对 2851 个常用形声字表音情况作了进一步划分之后，一方面，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声符与其构成的形声字在读音上确实存在着种种联系。绝大多数声符不会去表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音。即便那些在今天看来读音距离较大的，也可以通过音变规律揭示出其中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更难以否认声符表音情况的复杂多样，要利用声符进行识字教学的确难以找到一种“一言以蔽之”的简单对策。

形声字声符的使命是表音，在识字教学中人们最先能够想到的自然也是根据声符推知形声字的读音。汉字的每一个音节都是声、韵的拼合。声、韵的配合是有其一定规律的。然而就语音演变而言，声、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独立的在发展。当然，有时声母和韵母的变化

会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如：g、k、h 分化出 j、q、x 时会多出介音 i (f3)。z、c、s、zh、ch、sh 变成 j、q、x 时也会多出介音 i (g3)。此外，零声母字的韵母多在相配的四呼中变化 (h3)。韵母在相配的四呼中变化容易引起声母发音方法上的改变 (c3)。但总的来看，这种相互影响并不多，因而如果我们将声、韵分别考察后得到的 9 类和 12 类重新加以整合的话会发现将近 80 类表音情况。这样庞杂的类别划分在识字教学中就很难做到有效利用。即使是处在同一类别中的形声字。它们与其声符的语音关系也不都是整齐划一的简单对应。当然，如果在识字教学中遇到 a1 (声韵调全同，声符表音度 A) 这类字，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根据声符教受准确的读音。如果是 a2 (声韵同、调不同，声符表音度 B) 类字，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只要注意排除声调的干扰就能准确地根据声符掌握字音。这两类字在教学中应当说都是比较理想的，但教学的重点恰恰不在这些字上而是表音方式特殊，音变理据不明的字 (如 i、o 两类字)。这些字表音情况难以解释，同时又缺乏类比性，最易导致误读。因而也只有通过教学上的反复强调排除整个声符音对字音的不必要干扰。除此而外的十几类形声字的声符表音方式能够在音变规律上得到一定的阐释，但其中的不确定因素仍较多，我们为其划分的类别也只是框定了一个读音的大致范围，而无法作到准确的推音。这也应该就是多数人对声符表音能力持悲观态度的主要原因。其实，推音并不是声符所能做的唯一工作。同处一类的形声字声符表音特征相似，可以有意识地将它们安排在一起教学。通过类比使本来难以理解的表音情况变得至少易于“接受”。这样做能使声符在辅助记忆字音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此外，利用形声字和声符的音变对应关系来“正音”同样能取得良好效果，这一点在一般的《现代汉语》教材中也多有提及。例如，在声母方面，由于西南方言没有翘舌音 (舌尖后音 zh、ch、sh)，这一方言区的人比较难以分辨普通话中的 zh、ch、sh 和 z、c、s。前文划分出的 e 类字正是体现 d、t 与这两组音之间存在的音变关系。不过 d、t 与 z、c、s 关系比较疏远，那么在记住了“寺—待”等少数几个较为特殊的 e 类字后，凡是与 d、t 同声母的形声字就可确定其为翘舌音了。再如另一组较难辨析的音：n 和 ng，同样也可以利用声符来类推识记。除了类 4 中一部分前后鼻音相互转化的字 (如：井—进，兵—宾，粤—聘) 外都可直接根据声符的读音情况推知。

(三)

形声字“声符表音”天经地义。通过精确的定量统计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在经历了漫长的语音流变之后，绝大多数声符与其构成的形声字仍能保持某种内在的音近关系。然而这只是纯粹从语音方面所作的分析，作为汉字体系中的表音符号，它的表音能力还不得不受到这个体系中其它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声符位置无定对表音功能的削弱。为此我们根据形符与声符的位置关系将形声字结构分作 8 类分别统计，结果如下：

2851 常用形声字结构类型统计			
结构类型	百分比	结构类型	百分比
左形右声	66.8%	右形左声	6.6%
上形下声	9.7%	下形上声	8%
外形内声	6.2%	内形外声	1.3%
形偏一隅	0.6%	声偏一隅	0.3%

很明显，绝大多数形声字是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中存在的 8 种结构类型极不平衡。但是就是这些极不平衡的结构类型却是较为平衡地分配到同一声符统领着的形声字组中去的。虽然某些声符在构字时呈现出一定的定位倾向，如：麻（磨、魔、摩），辩（辩、辨、辩、瓣）。但是，这种定位一开就只是字体结构平衡的需要而不是着眼于“声符表音”本声。对于大多数声符而言，它的位置仍是可上可下，可里可外的。如：松、颂、翁、讼、蚣、瓮；党、倘、堂、常、敞、赏、掌、裳、趟、躺、棠、淌。至于同一声符和形符靠位置的变化来组成不同的形声字的情况虽属罕见但在常用字中也同样存在（裸与裹）。其次，声符兼职影响表音能力。汉字没有一套现成、固定的表音系统。汉字中的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字随时随地都可以用作表音符号。充当了声符的字也可以随时随地回到本职岗位继续扮演形符或是其它符号。如：“门”在“问”、“闻”、“闷”等字中是声符，在“阅”、“阐”等字中是形符，至于到了“闪”、“闯”之中更是成为了单纯的表意部件。以上两点给我们确认形声字的声符带来了不少麻烦。

为此，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认字过程中的一个极为普遍的心理过程：归纳一类聚。帕默尔在他的《语言论》中说：当一个孩子造出了“sheeps”这一复数形式的时候，他是参照了cows、dogs、pigs 这类词的模式。用数学比例公式代表这一心理过程可以表示为：

$$\text{dog: dogs:: cow: cows:: sheep: x} \\ \text{x=sheeps}$$

这就是由法国语言学家保罗提出的公式。从中可以看出，认知对象在心理过程的影响下会发生改变。形声字结构中左形右声的绝对优势极易使我们在确认声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处于右边的偏旁认作声符，造成不必要的误读。“锦”（从帛钅声）可能被念成“帛”，“贼”（从戈则声）会被念成“戎”。特别是当“锦”与“铜”、“钢”等字，“贼”与“绒”同时出现更会使我们确信“钅”为形符，“帛”为声符，由此而导致误读就在所难免了。很多场合下我们都会遇见类似的麻烦。当“谁”、“堆”、“维”、“推”在我眼前不停的闪现，那么“雄”还念“xiong”吗？“毫”是高省声，“豪”也是高省声，“亨”不也一样的吗？在人们对此作出准确判断之前，他首先必须对汉字有一定程度的熟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得不在这些生字面前愣上一愣。那么，当初学汉字的儿童零星的记忆着汉字的时候，上述心理过程对认知的影响会显得较为明显。在这一情况下，声符即使再准确的标指了字音，对于我们推断读音还是无济于事。

再次，声符数量的众多进一步降低了声符表音的总体效率。前文也曾提到，汉字声符兼职现象较为普遍。这一方面节约了资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声符数量的庞大。在我们统计出的 2523（不计多音）个形声字中，共分析出声符 898 个，声符的平均组字数为 2.8（声符构字情况参照下表）。

898 常用字声符构字数					
构字数	声符数	构字数	声符数	构字数	声符数
1	357	6	30	11	4
2	192	7	26	12	5
3	106	8	19	13	1
4	95	9	10	14	2
5	48	10	8	15	1

统计数据清楚的表明：构字数超过这一平均数的声符不足 40%，构字数大于 5 的声符

只有 11%。根据保罗公式,同一模式至少重复出现两次才能引起人们归纳一类聚的心理过程。然而,2.8 这一数字表明在形声字中情况常常是这样:当像(xiang):橡(xiang)够起了人们的归纳一类聚心理后,常用形声字中已无第三个字来作为心理影响的对象了。因而声符留给我们的仍然是沉重的记忆负担。

如上所述,归纳一类聚是认字过程中的普遍心理。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与所知的东西联系起来。碰到不认识的字,很自然地会把它同已认识的字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很明显这种联系是建立在字形的相似或相同上的。如果在识字教学中能够遵循这样一个规律,确实能大大提高识字的效率。不过,字形介入的同时也会为声符表音增加一些复杂因素。比如,声符在还未参与表音,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义结合体时它与形声字之间存在常用程度上的不同。可能声符常用程度高于或等同于形声字,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先安排这些常用程度高、构形相对简单的声符字。随后,通过声旁字的学习带出一批由其组成同时表音程度较高的形声字,作读音上的类推引导。与此同时,必然有一部分声符字的常用程度反不及由它构成的形声字。许多声符如“夆”、“畱”、“荅”、“梟”等。它们在今天已不成字,在中小型字、词典中也无案可查,但是它们在表音状况上确是相当理想的。对于这类字“基本字带字”的教学方法就变得不那么适用了。当然也不必刻意地先教不常用的声符字,然后作读音上的类推引导。因为字、词的学习还必须依靠一定的语言环境来掌握字义。教学、认字上也必须遵循由难而易,由常用到不常用的规律。所以对于此类字就可以直接教学“整字”,在同一声旁的一组形声字中归纳分析出相同或相似的读音。

作为表音符号,它自身所代表的音必须是明确的,它与所表的音之间的对应关系要尽可能明确。事实上,汉字中的很多声符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在 898 个声符中多音声符有近 140 个。这些声符在还未参与表音之前就具备了表多种音的可能。比如声符“扁”代表了“bian”、“pian”这两个音节。由它所构成的形声字的读音也有两组:“遍、编、蝙、匾”(bian)和“篇、骗、偏、翩”(pian)。在识读这类字时,容易因字形的相同将两组形声字混淆起来,导致字音上的类推错误。教学中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两组字的类推联系。由于语音变化的影响,同一个声符在参与表音时也存在多种情况:表声符本身的音、表与声符本音相似的音、表与声符无干的音。多数情况下,这几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汉字的声符与所表示的语音缺乏简单、清晰的对应关系。如:声符“各”构字数为 16,共表了 ge、ke、luo、lao、lu、lüe、e 七个音节。因为这些形声字共用一个声符,形体上存在相似,所以其中两个或多个读音相同的字常常就成为“合成”下一个错误读音的有利条件。

声符的表音负担是沉重的,有时还会遇到“声旁传代”的雪上加霜。汉字是靠声符的“以形系联”而获得表音能力的话,每一次“以形系联”,每一次声符的扩张,都有可能使得新字出现一种表音功能的递减。例如,在常用形声字中声符“甫”的家族谱系是这样的:

甫[-----尊-----溥
[-----葡
[-----浦

如果说,“尊”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表音节“pu”、“fu”的能力,那么它又变异出了表音节“bo”的能力。而“溥”在继承了这一能力的同时又发挥出了表音节“bao”的能力。

“声旁传代”直接造成了从“fu”到“bao”的语音差距。用静态的眼光去分析传代声符,其形体的相似极易干扰声符表音。“溥”在常用形声字中只表“bo”、“bao”两个音节,但它与“尊”在形体上的相似让人不自觉的会联想到“缚”、“傅”这些字和它们的读音。结果,“溥”又成了“fu”这一音节的“名誉表示者”。类似的传代声符在常用形声字并不少见。(如:朋一崩,兼一镰等等。)

由于以上的种种复杂因素使得“声符表音”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识字阶段误读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有时我们会把不该读半边的字因类推而读错。如：诣、隘、眨、砌、侍、瞻、淀、纤、瞠、绚、酗……。有时我们遇到了可以读半边的字却又不敢放心大胆地去念。如：犷、娩、哮、搥、脯……。这两种情况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但引发误读的心理基础却是相同的。因而，利用声符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对症下药地排除或是增强声符与形声字之间、形声字与形声字之间的读音联系。

此外，在教学中还可以利用声符的形义联系来进行“正字”。汉字的难写、难认是公认的，主要是由于一部分的汉字在形体上的区分度较小。对于这些字我们可以通过强化声符语音上的不同来区分形体。比如，从干得声的字在常用字中有：秆、竿、杆、肝、赶、刊、汗、旱、岸、奸。除“奸”字外其它字的韵母都是“an”。而从千得声的字在常用字中有纤、歼、迁，它们的韵母都是“ian”。知道了这一点可以大大减少初学汉字的儿童将这些字中的“干”、“千”这两个形体相混淆。（“奸”字当然必须特别指出）。再如，从“舀”得声的稻、蹈、滔（韵母均为“ao”）与“舀”得声的陷、焰、馅（韵母均为“ian”）。同样可以通过强调语音上的不同来区分易混淆的形体。

（四）

“声符表音”的传统理论以及“识字识半边”的操作实践都在告诉着我们：声符确实在形声字的形、音之间架起了一座便捷的桥梁。与拼音文字的字母不同，汉字中的声符作为表音符号首先诉诸的是视觉而不是听觉。这一方面表现在声符必须以一定的形体来承载它所表示的音。另一方面，它必须是在与另一个形体的配合之下以一个新的形体的面貌来表示读音。汉字作为表意系统的文字，它对“形”的要求是：要有较强的区分度来弥补语音符号区别度的不足。声符成为诉诸视觉的“形”之后，便不自觉的担当起了这一重任。正因为这样，声符的数量极大的扩充，声符的位置摇摆不定。声符甚至还生儿育女，不惜牺牲语音的“遗传”来完成对形体的“变异”。声符表音道路上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形”的干扰。

然而，声符毕竟又是表音符号，它最终是诉诸听觉来完成对语音的记录。本文通过对3500个常用字中的形声字声符所作的定量测试发现：在常用形声字范围内，有50%的形声字在经历了语音的发展演变之后仍能依靠声符较为准确地标示读音。40%的形声字的形音关系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脱节。另有10%的形声字声符已完全丧失表音能力。声符表音发展到今天虽有章可循但也有其错综复杂的一面。

综上所述，声符表音的现状复杂多样，在利用声符进行识字教学时许多人会因此而望而生畏。在全面考察、客观分析了“声符表音”之后，我们发现利用形音脱节中隐含的音变规律可以辅助记忆字音，利用保存在声符中的语音对应关系能够校正字音，通过排除或强化同声符形声字、形声字与声符之间的读音关系可以类推记音。此外，通过强化不同声符的语音不同来区分易混淆的字形。只要对症下药地排除声符表音道路上的各种干扰，声符在识字教学中的潜力应该也能够得到更大限度的发挥。

注释：

①文字改革出版社1975年版。

②声符的成字以1998年《新华字典》所收“正字”为准。

③周有光.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④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56—15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 [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1988
- [2]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岳麓书社.1997
- [3] 王小宁.从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度看现代汉字的性质[J].清华大学学报.1999(1)
- [4] 陈五云.论形声字的结构、功能及相关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1)
- [5] 王有卫.现行汉字声旁表音性能及其简化趋势[J].江淮论坛.1988(5)
- [6] 孙中运.浅谈形声字的音变[J].辽宁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4)
- [7] 苏新春.汉字语言功能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
- [8] 吴长安.汉字走上形声化道路的社会文化原因[J].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8
- [9] 孙中运.形声字声旁及其分类[J].辽宁师院学报.1982(4)

An analysis on the frequently-used phonetic symbols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ZHU Hai-y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survey on the phonetic degree of the 1673 frequently-used phonograms. The result shows that 68.97% of the phonograms have the phonetic information. On this basis, we want to find out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easons which weaken the phonetic ability of the phonetic symbo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Meanwhile we als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phonograms; phonetic symbol; phonetic degree; teaching.

收稿日期: 2003-9-10

作者简介: 竺海燕, 女(汉族), 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